

儒門事親

卷七

燥形

臂麻不便八十九

鄆城梁賈人年六十餘。忽曉起梳髮。覺左手指麻。斯須半臂麻。又一臂麻。斯須頭一半麻。比及梳畢。從脇至足皆麻。大便二三日不通。往問他醫。皆云風也。或藥或鍼。皆不解。求治于戴人。戴人曰。左手三部脈皆伏。比右手小三倍。此枯澁痺也。不可純歸之風。亦有火燥相兼。乃命一涌一泄一汗。其麻立已。後以辛涼之劑調之。

金 睢州 張子和 著
明 新安 吳勉學 校

潤燥之劑濡之。惟小指次指尙麻。戴人曰。病根已去。此燥烈也。方可鍼谿谷。谿谷者。骨空也。一日晴和。往鍼之。用靈樞中雞足法。向上臥鍼。三進三引。訖復卓鍼起。向下臥鍼。送入指間。皆然。手熱如火。其麻全去。昔劉河間作原病式。常以麻與燥同歸燥門中。真知病機者也。

大便燥結九十

戴人過曹南省親。有姨表兄。病大便燥結。無他證。常不敢飽食。飽則大便極難。結實如鍼石。或三五日一如團。目前星飛。鼻中血出。肛門連廣腸痛。痛極則發昏。服藥則病轉劇烈。巴豆芫花甘遂之類皆用之。過多則困。瀉止則復燥。如此數年。遂畏藥性暴急不服。但臥病待盡。戴人過診。其兩手脈息俱滑實有力。以大承氣湯下之。繼服神功丸。麻仁丸等藥。使食菠菱葵菜。及猪羊血作羹。百餘日充肥。親知見駭之。嗚呼。粗工不知燥分四種。燥於外則皮膚皺揭。燥於中則精血枯涸。燥於上則咽鼻焦乾。燥於下則便溺結閉。夫燥之爲病。是陽明化也。水寒液少。故如此。然可下之。當擇之藥之。巴豆可以下寒。甘遂芫花可下濕。大黃朴硝可以下燥。內

經曰。辛以潤之。鹹以軟之。周禮曰。以滑養竅。

孕婦便秘結九十一

戴人過東杞。一婦人病大便秘結。小便淋澀。半生不振。惟常服疎導之藥。則大便通利。暫廢藥則結滯。忽得孕。至四五月間。醫者禁疎導之藥。大便依常爲難。臨圍則力努爲之胎墜。凡如此胎墜者三。又孕。已經三四月。弦望前後。洩溺結澀。甘分胎墜。乃訪戴人。戴人診其兩手。脈俱滑大。脈雖滑大。以其且妊。不敢陡攻。遂以食療之用。花碱煮菠菱葵菜。以車前子苗作茹雜。猪羊血作羹。食之半載。居然生子。其婦燥病方愈。戴人曰。余屢見孕婦利膿血下迫。極努損胎。但同前法治之。愈者莫知其數也。爲醫拘常禁。不能變通。非醫也。非學也。識醫者鮮。是難說也。

偏頭痛九十二

一婦人。年四十餘。病額角上耳上痛。俗呼爲偏頭痛。如此五七年。每痛大便秘結。如彈丸。兩目赤色。眩運昏澀。不能遠視。世之所謂頭風藥。餅子風藥。白龍丸。芎犀

丸之類。連進數服。其痛雖稍愈。則大便稍秘。兩目轉昏澁。其頭上鍼灸數千百矣。連年著灸。其兩目且將失明。由病而無子。一日問戴人。戴人診其兩手脈急數而有力。風熱之甚也。余識此四五年矣。遍察病目者。不問男子婦人。患偏正頭痛。必大便澁滯結硬。此無他。頭痛或額角是三焦相火之經。及陽明燥金勝也。燥金勝。乘肝則肝氣鬱。肝氣鬱則氣血壅。氣血壅則上下不通。故燥結於裏。尋至失明。治以大承氣湯。令河水煎三兩。加芒硝一兩。煎殘頓令溫。合作三五服。連服盡蕩滌腸中垢滯結燥。積熱下池如湯。二十餘行。次服七宣丸。神功丸以潤之。蒺藜葵菜猪羊血。爲羹以滑之。後五七日十日。但遇天道清明。用大承氣湯。夜盡一劑。是痛隨利減也。三劑之外。目豁首輕。燥澤結釋。得三子而終。

腰胯痛九十二

一男子六十餘。病腰尻脊胯皆痛。數載不愈。晝靜夜躁。大痛往來。屢求自盡。天年且夕則痛作。必令人以手搥擊。至五更雞鳴則漸減。向曙則痛止。左右及病者皆作神鬼陰譴。白虎齋。朝禱暮祝。覘巫僧道禁師至。則其痛以減。又夢鬼神戰鬪相

擊山川神廟。無不祭者。淹延歲月。肉瘦皮枯。飲食減少。暴怒日增。惟候一死。有書生曰。旣云鬼神虎醫。陰譴之禍。如此禱祈。何無一應。聞陳郡有張戴人。精於醫。可以問其鬼神白虎與病乎。彼若術窮。可以委命。其家從之。戴人診其兩手。脈皆沉滯堅勁。力如張絙。謂之曰。病雖瘦。難於食。然腰尻脊膝皆痛者。必大便秘燥。其左右曰。有五六月。或八九日。見燥糞一兩塊。如彈丸。結硬不可言。曾令人剜取之。僵下一兩塊。渾身燥痒。皮膚皴揭枯澁如鈹片。戴人旣得病之虛實。隨用大承氣湯。以薑棗煎之。加牽牛頭末二錢。不敢言是瀉劑。蓋病者聞煖則悅。聞寒則懼。說補則從。說瀉則逆。此弊非一日也。而沉一齊人而傳之。衆楚人咻之乎。及煎成。使稍熱。嚥之。從少至多。累至三日。天且晚。臟腑下泄四五行。約半盆。以燈視之。皆燥糞燥痺塊。及瘀血雜臟穢不可近。須臾痛減九分。昏睡。鼻息調如常人。睡至明日。將夕始覺。饑而索粥。溫涼與之。又困睡一二日。其痛盡去。次令飲食調養。日服導飲九。甘露散。滑利便溺之藥。四十餘日。乃復。嗚呼。再傳三十六虎書。三十六黃經。及小兒三十六吊。誰爲之耶。始作俑者。其無後乎。古人以醫爲師。故醫之道行。今之人以醫辟奴。故醫之道廢。有志之士。恥而不學。病者亦不擇精粗。一概待之。常見

官醫迎送長吏。馬前唱諾。真可羞也。由是通今博古者少。而師傳遂絕。靈樞經謂刺與汗雖久。猶可拔而虛。結與閉雖久。猶可解而決。去腰脊。胯痛者。足太陽膀胱經也。胯痛。足少陽膽經之所過也。難經曰。諸痛爲實。內經曰。諸痛痒瘡瘍。皆屬心火。注曰。心寂則痛微。心躁則痛甚。人見巫覡僧道禁師至。則病稍去者。心寂也。然去其後來者。終不去其本也。古之稱痛隨利減。不利則痛何由去。病者既痊。乃壽八十歲。故凡燥證。皆三陽病也。

寒形

因寒腰強不能屈伸九十四

北人衛德新。因之析津。冬月飲寒則冷。病腰常直。不能屈伸。兩足沉重。難於行步。途中以牀鼻遞。程程問醫。皆云腎虛。以菟蓉巴戟附子鹿茸皆用之。大便秘。潮熱上周。將經歲矣。乃乞拯於戴人。戴人曰。此疾十日之效耳。衛曰。一月亦非遲。戴人曰。足太陽經血多。病則腰似折。膈如結。膈如裂。太陽所至爲屈伸不利。況腰者。腎之府也。身中之大關節。今既強直而不利。宜鹹以軟之。頓服則和柔矣。難經曰。

強力入房則腎傷而髓枯。枯則高骨乃壞而不用。與此用同。今君之證。太陽爲寒所遏。血墜下滯腰間也。必有積血。非腎也。節次以藥。可下數百行。約去血一二斗。次以九曲玲瓏竈蒸之。汗出三五次而愈。初蒸時至五日。問曰。腹中鳴否。德新曰。未也。至六日覺鳴。七日而起。以能揖人。戴人曰。病有熱者勿蒸。蒸則損人目也。

寒疝亦名水疝九十五

律科王敏之。病寒疝。臍下結聚如黃瓜。每發遶腰急痛不能忍。戴人以舟車丸。豬腎散。下四五行。覺藥繞病三五次而下。其瀉皆水也。豬腎甘遂皆苦寒。經言以寒治寒。萬舉萬全。但下後忌飲冷水及寒物。宜食乾物。以寒疝本是水故也。卽日病減八分。食進一倍。又數日。以舟車丸百餘粒。通經散四五錢。服之利下。候三四日。又服舟車丸七八十粒。豬腎散三錢。乃健步如常矣。

一僧病疝。發作冷氣上貫齒。下貫腎。緊若繩。挽兩臍。時腫而冷。戴人診兩手。脈細而弱。斷之曰。秋脈也。此因金氣在上。下伐肝木。木畏金抑而不伸。故病如是。肝氣壅滯。不能下榮於臍丸。故其寒實非寒也。木受金制。傳之胃土。胃爲陽明。故上貫

齒。病非齒之病。肝木者。心火之母也。母既不伸。子亦屈伏。故下冷而水化乘之。經曰。木鬱則達之。土鬱則泄之。令涌泄四次。果覺氣和。舉丸痒而暖。戴人曰。氣已入。舉中矣。以茴香木茂之藥。使常服之首尾一月而愈。

感風寒九十六

戴人之常谿也。雪中冒寒。入浴。重感風寒。遂病不起。但使煎通聖散。單服之。一二日不食。惟渴飲水。亦不多飲。時時使人搥其股。按其腹。凡三四日不食。日飲水一二十度。至六日。有譫語妄見。以調胃承氣湯下之。汗出而愈。戴人常謂人曰。傷寒勿妄用藥。惟飲水最爲妙藥。但不可使之傷。常令揉散。乃大佳耳。至六七日。見有下證。方可下之。豈有變異哉。奈何醫者。禁人飲水。至有渴死者。病人若不渴。強與水飲。亦不肯飲耳。戴人初病時。鼻塞聲重。頭痛。小便如灰淋汁。及服調胃承氣一兩半。覺欲嘔狀。探而出之。汗出。熱熱然。須臾下五六行。大汗一日。乃瘳。當日飲冰水時。水下則痰出。約一二碗。痰卽是病也。痰去則病去也。戴人時年六十一。

凍瘡九十七

戴人女僮。足有寒瘍。俗云凍瘡。戴人令服舟車丸。濬川散。大下之。其瘡遂愈。人或疑之。戴人曰。心火降則寒消。何疑之有。

寒痰九十八

一婦人。心下臍上結硬如斗。按之如石。人皆作病胎。鍼灸毒藥。禱祈無數。如捕風然。一日戴人見之曰。此寒痰。診其兩手寸脈皆沉。非寒痰而何。以瓜蒂散吐之。連吐六七升。其塊立消過半。俟數日後再吐之。其涎沫類雞黃。腥臭特殊。約二三升。凡如此者三。後以人參調中湯。五苓散調之。腹已平矣。

瀉利惡寒九十九

東門一男子。病瀉痢不止。腹鳴如雷。不敢冷坐。坐則下注如傾。諸醫例斷爲寒證。乾薑。官桂。丁香。豆蔻之屬。枯礬。龍骨。皆服之矣。何鍼不燔。何艾不炷。遷延將二十載矣。一日問于戴人。戴人曰。兩手寸脈皆滑。余不以爲寒。然其所以寒者。水也。以茶調散。涌寒水五七升。無憂散。泄積水數十行。乃通因通用之法也。次以五苓散。

淡劑。滲泄利之道。又以甘露散止渴。不數日而冷食寒飲皆如故。此法王啓玄稔言之矣。奈無用人之哉。

內傷形

因憂結塊一百

息城司候。聞父死于賊。乃大悲哭之。罷。便覺心痛。日增不已。月餘成塊。狀若覆杯。大痛不住。藥皆無功。議用燔鍼炷艾。病人惡之。乃求于戴人。戴人至。適巫者在其傍。乃學巫者。雜以狂言以譴病者。至是大笑。不忍回面。向壁一二日。心下結塊皆散。戴人曰。內經言憂則氣結。喜則百脈舒和。又云。喜勝悲。內經自有此法治之。不知何用鍼灸哉。適足增其痛耳。

病怒不食一百一

項闕令之妻。病食不欲食。常好叫呼怒罵。欲殺左右。惡言不輟。衆醫皆處藥。幾半載尙爾。其夫命戴人視之。戴人曰。此難以藥治。乃使二娼。各塗丹粉。作伶人狀。其

婦大笑。次日。又令作角觥。又大笑。其旁常以兩箇能食之婦。誇其食美。其婦亦索其食。而爲一嘗之。不數日。怒減食。增不藥而瘥。後得一子。夫醫貴有才。若無才。何足應變無窮。

不寐一百二

一富家婦人。傷思慮過甚。二年不寐。無藥可療。其夫求戴人治之。戴人曰。兩手脈俱緩。此脾受之也。脾主思。故也。乃與其夫。以怒而激之。多取其財。飲酒數日。不處一法而去。其人大怒。汗出。是夜困眠。如此者。八九日不寐。自是而食進。脈得其平。

驚一百二

衛德新之妻。旅中宿于樓上。夜值盜劫人。燒舍。驚墮牀下。自後每聞有響。則驚倒不知人。家人輩躡足而行。莫敢冒觸有聲。歲餘不痊。諸醫作心病治之。人參珍珠及定志丸。皆無效。戴人見而斷之曰。驚者爲陽。從外入也。恐者爲陰。從內出。驚者爲自不知故也。恐者自知也。足少陽膽經屬肝木。膽者。敢也。驚怕則膽傷矣。乃命

二侍女執其兩手。按高椅之上。當面前。下置一小几。戴人曰。娘子當視此。一木猛擊之。其婦大驚。戴人曰。我以木擊几。何以驚乎。伺少定。擊之。驚也。緩。又斯須。連擊三五次。又以杖擊門。又暗遣人畫背後之窗。徐徐驚定而笑曰。是何治法。戴人曰。內經云。驚者平之。平者常也。平常見之。必無驚。是夜使人擊其門窗。自夕達曙。夫驚者神上越也。從下擊几。使之下視。所以收神也。一二日。雖聞雷亦不驚。德新素不喜戴人。至是終身厭服。如有人言戴人不知醫者。執戈以逐之。

兒寐不寤一百四

陳州長吏一小兒。病寐而不寤。一日。諸醫作睡驚治之。或欲以艾火灸之。或以大驚丸。及水銀餅子治之。其父曰。此子平日無疾。何驟有驚乎。以子之病。乃問于戴人。戴人診其兩手。脈皆平和。戴人曰。若驚風之脈。當洪大而強。今則平和。非驚風也。戴人竊問其乳母。爾三日前曾飲醉酒否。遽然笑曰。夫人以煮酒見餉。酒味甚美。飲一盃而睡。陳酒味甘而戀膈。酒氣滿乳兒亦醉也。乃剉甘草。乾葛花。礠砂仁。貫衆煎汁。使飲之。立醒。

孕婦下血一百五

劉先生妻。有娠半年。因傷損下血。乞藥于戴人。戴人診之。以三和湯。一名玉燭散。承氣湯。四物湯對停。加朴硝煎之下數行。痛如手拈。下血亦止。此法可與智識高明者言。膏梁之家。慎勿舉似。非徒駭之。抑又謗之。嗚呼。正道難行。正法難用。古今皆然。

收產傷胎一百六

一孕婦。年二十餘。臨產召穩媪三人。其二媪極拽婦之臂。其一媪頭抵婦之腹。更以兩手扳其腰。極力爲之。胎死于腹。良久乃下。兒亦如血。乃穩媪殺之也。豈知瓜熟自落。何必如此乎。其婦因茲經脈斷閉。腹如刀剜。大渴不止。小溲闕絕。主病者禁水不與飲。口舌枯燥。牙齒黧黑。臭不可聞。食飲不下。昏憤欲死。戴人先以冰雪水恣意飲之。約二升許。痛緩渴止。次以舟車丸通經散。前後五六服。下數十行。食大進。仍以桂苓甘露散六一散。柴胡飲子等調之。半月獲安。

又一婦人臨產。召村嫗數人侍焉。先產一臂出。嫗不測。輕重拽之。臂爲之斷。子死于腹。其母面青身冷。汗漿漿不絕。時微喘。嗚呼。病家甘于死。忽有人曰。張戴人有奇見。試問之。戴人曰。命在須臾。鍼藥無及。急取秤鈎。續以壯繩。以膏塗其鈎。令其母分兩足向外偃坐。左右各一人脚上立足。次以鈎其死胎。命一壯力婦。倒身拽出死胎。下敗血五七升。其母昏困不省。待少頃。以冰水灌之。漸嚙二口。大醒。食進。次日四物湯調血。數日方愈。戴人常曰。產後無他事。因侍嫗非其人。轉爲害耳。

懷恐脇痛一百七

洛陽孫伯英。因誣獄。妻子被繫。逃于故人。是夜覺胃脇痛。託故人求藥。故人曰。有名醫張戴人適在焉。當與公同往。時戴人宿酒未醒。強呼之。故人曰。吾有一親人。病欲求診。戴人隔窗望見伯英曰。此公伏大驚恐。故人曰。何以知之。戴人曰。面青脫色。膽受怖也。後會赦乃出。方告戴人。

背疽一百八

一富家女子。十餘歲。好食紫櫻。每食卽二三斤。歲歲如此。至十餘年。一日潮熱如勞。戴人診其兩手。脈皆洪大而有力量。謂之曰。他日必作惡瘡腫毒。熱上攻目。陽盛陰脫之證。其家大怒。不肯服解毒之藥。不一二年。患一背疽如盤。痛不可忍。其女忽思戴人曾有是言。再三悔過。請戴人。戴人以銚鍼繞疽。刺數百鍼。去血一斗。如此三次。漸漸痛減。腫消。微出膿而斂。將作痂時。使服十補內托散。乃痊。終身忌口。然目亦昏。終身無子。

肺癰一百九

舞水一富家有二子。長者年十三歲。幼者十一歲。皆好頓食紫櫻一二斤。每歲須食半月。後一二年。幼者發肺癰。長者發肺痿。相繼而死。戴人常歎曰。人之死者。命耶。天耶。古人有詩。爽口味多終作疾。真格言也。天生百果。所以養人。非欲害人。然富貴之家。失教縱欲。遂至於是。

咽中刺塞一百十

戴人過灤陽。強家一小兒。約五六歲。同隊小兒。以蜀黍稽相擊。逆芒倒刺於咽中。數日不下。粥藥腫大發。其家告戴人。戴人命取水。依道經中呪水法。以左手屈中指。及無名指。作三山印。坐水盞于其上。右手指印文。是金鎗印。脚踏丁字。立望太陽。或燈火取氣一口。吹在淨水盞中。呪曰。吾取老君東流。順老君奉勅。攝去毒水。吾托大帝尊。所到稱吾者。各各現帝身。急急如律令。攝念七遍。吹在盞中。虛攪卓三次。爲定。其兒嚙水下咽。曰。我可也。三五日腫散。乃知法亦有不可侮者。

誤吞物咽中一百十一

一小兒誤吞一錢。在咽中不下。諸醫皆不能取。亦不能下。乃命戴人。戴人熟思之。忽得一策。以淨白表紙。令卷實如箸。以刀縱橫亂割其端。作鬚髻之狀。又別取一箸。縛鍼鉤於其端。令不可脫。先下咽中。輕提輕抑。一探之。覺鉤入於錢竅。然後以紙卷納之咽中。與鉤尖相抵。覺鉤尖入紙卷之端。不礙肌肉。提之而出。

腸澼下血一百十二

棠谿藥彥剛。病下血。醫者以藥下之。默默而死。其子企。見戴人而問之曰。吾父之死。竟無人知是何證。戴人曰。病剉其心也。心主行血。故被剉則血不禁。若血溫身熱者死。火數七。死必七日。治不當下。若下之。不滿數。企曰。四日死。何謂病剉心。戴人曰。智不足而強謀。力不足而強與。心安得不剉也。藥初與。邪爭。屋不勝。遂得此病。企由是大服。拜而學醫。

水腫皋丸一百十三

霍秀才之子。年十二歲。皋丸二旁腫。戴人見之曰。此因驚恐得之。驚之爲病。上行則爲嘔血。下則腎傷而爲水腫。以琥珀通經散。一瀉而消散。

伏驚一百十四

上渠卜家一男子。年二十八歲。病身弱。四肢無力。面色蒼黃。左脇下身側。上下如臂狀。每發則痛無時。食不減。大便如常。小便微黃。已二三載矣。諸醫計窮。求戴人治之。視其部分。乃足厥陰肝經。兼足少陽膽經也。張曰。甲膽乙肝。故青。其黃者。脾